

斯大林之死：親密戰友精心策劃的謀殺

2014-11-14 10:09:42 天津日報



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克里姆里宮醫生案件”實際把矛頭對準了貝利亞。貝利亞別無退路，只有與斯大林一決雌雄。于是策劃了這起難度很大、技術上卻很高超的針對斯大林的謀殺。本文摘自《天津日報》，作者述·。

由山東畫報出版社編輯出版的《老照片》第二十五輯，刊登了述·撰寫的《斯大林之死》，作者採用了俄羅斯許多新解密的檔案，使我們對斯大林逝世的經過有了新的了解。

人生在世，誰能不死？但平民百姓之死與叱 風雲的歷史人物之死，畢竟不可同日而語。而已故的歷屆甦聯領導人中，又以斯大林之死最耐人尋味。

毫無疑問，斯大林生前手中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的一句話可以決定人們的生死榮辱，甚至他的某個眼神也會使身邊的“ 戰友” 不寒而栗。遲暮之年，斯大林的多疑已發展到了離奇的地步，臨終前不久，更出現了躁狂性恐懼癥。用餐時，某一道菜只要沒有人當面親自品嚐，他是決不去動的。那些多年來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人，他一個也信不過。身邊那兩個人們熟知的最恭順的人物———波斯克列貝舍夫和弗拉西克均被解職並送進監獄。

斯大林不信任醫生。他多年不讓專家看病。僅在前往海濱休假時偶爾準許派一名他了解的牙醫去。在一手制造了駭人聽聞的“ 克里姆林宮醫生案件” 之後，斯大林覺得每個醫生都是暗藏的敵人和恐怖分子。因此，誰也不了解斯大林的真正健康狀況。但他那日益加重的心理變態則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與幾名信任者共進晚餐開懷暢飲時，斯大林會突然站起身來，離開飯廳前往外室，站在門外久久地偷聽，看當他不在場時人們都講些什麼。當然，人人都懂得斯大林的這套把戲，都佯裝不知。誰要是若有所思或愁眉不展，斯大林便以懷疑的目光仔細盯著你。他要求每個人都高高興興，和他一起唱歌，甚至跳舞。

從克里姆林宮到近郊孔策沃別墅的路途不算長，車隊忽然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里兜起圈子。斯大林有一份莫斯科地圖，他在行車中指示往哪兒拐，怎麼走法。事先司機也不知道該走什麼路線，且每次都有變化。

從許多跡象看來，斯大林沒有想到過死，他根本沒有讓黨和國家領導層對此作好準備。斯大林叫人覺得似乎“ 他的王國永無盡頭” 。誠然，有時他也作出不堪重負、希望免除職務的姿態。他在甦共十九大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上就談到他一人兼任政府總理和黨的總書記甚感吃力。年歲不饒人，精力不濟，連報告都作不下來，還算什麼總理？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探詢的目光盯著大家的面孔。在座者沒有一個人認為斯大林實際上可以退休。大家本能地感到，斯大林並不想將他這番關於退休的話付諸實施。馬林科夫的發言只講了一句話：斯大林同志應當留任總理和總書記，這點無需證明。斯大林也就沒有堅持自己的要求。

長期以來，斯大林明顯地器重莫洛托夫。同他見面的次數比其他人都多，往往在作出最重大的決定之前都只找莫洛托夫商量。政治局委員中大

概只有莫洛托夫可以反駁斯大林，發表自己的觀點。但到十九大召開時，斯大林對莫洛托夫突然變得冷淡了，在隨後的中央全會上，對莫洛托夫和米高揚表示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指責莫洛托夫“向美帝國主義投降”，並建議不讓莫洛托夫進入主席團常務委員會。赫魯曉夫曾說過，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上一段時間，莫洛托夫和米高揚的結局會很悲慘。

斯大林顯然對日丹諾夫頗為賞識，但對他的酗酒無度也很反感。不過日丹諾夫死得相當神秘。斯大林未必把赫魯曉夫看在眼里，在他看來，赫魯曉夫是個“莊稼漢式領導人”，直率，勤勉，卻未必是挑大梁的料。晚年的斯大林，對貝利亞亦頗有戒心。至于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斯大林對他們早已冷淡，甚至是討厭。他從未將米高揚、什維爾尼克、布爾加寧、別爾烏辛等“二線”領袖當成領軍人物。于是，在除掉波斯克列貝舍夫之後，機靈、勤勉、阿諛奉承的馬林科夫實際上操辦了斯大林所有的個人事務，他將呈送斯大林的公文一一“歸類”和“過濾”。然而在晚餐會上，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責備馬林科夫的“沒有骨氣”和不可饒恕的“軟弱”。斯大林不會把這個女里女氣、缺少魄力的人當成自己的繼承人。

死期將至的斯大林，在自己的身後留下了一個真空。1952年底和1953年初，斯大林曾幾次暈倒，血壓已接近危險值。赫魯曉夫回憶道，斯大林往往會一時塗或記憶模糊。有一次，他剛要對布爾加寧說點什麼，卻怎麼也想不起對方的名字。二戰後的斯大林，對自己的身體倍加注意。他把希望寄托在高加索人的長壽上，那里的男子往往可以活到九十乃至一百多歲。

他不止一次地在小範圍內說過，高加索總是使他充滿新的活力。每年春天，他都要到位于高加索的黑海之濱長時間休養。然而歸來不久，他就在貝利亞和莫洛托夫面前抱怨頭暈、惡心、不舒服。他身邊的人曾看見他在辦公室中摔倒在地。國際外交界中有人打听到了這些情況。1948年1月，斯德哥爾摩和倫敦都出現了關於甦聯首腦可能已經去世的傳聞和報道。隨著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劇院的公開露面，謠言不攻自破。

1953年2月28日是個星期六。斯大林邀請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和布爾加寧到克里姆林宮，大家一起看了電影。意猶未盡的斯大林提議到他位于孔策沃的近郊別墅吃晚飯。這頓飯照例吃到了次日清晨四五點鐘。斯大林已略有醉意，但心情極佳，沒有任何會出意外的跡象。客人告辭了，斯大林出來送客，高聲地說笑，還用手指戳赫魯曉夫的肚子，照烏克蘭人的方式叫他“米基塔”。心情好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叫的。

第二天(3月1日)是星期天，赫魯曉夫認為斯大林還會召見他們，便一直等電話，飯也不敢吃。後來還是稍微吃了點東西。然而電話始終未來。難道斯大林決定給他們放一天假嗎？這不可能，有點反常。莫名其妙的赫魯曉夫脫衣上床了。

斯大林通常是上午 11—12 點起床。有時他 10 點就睡不著了。這天 10 點，他的房間內沒有動靜，11 點，沒有動靜，12 點、1 點、2 點、3 點、4 點，始終沒有動靜。警衛人員坐不住了，覺得情況不妙。可怎麼辦呢？進他房間去嗎？但他曾下過死命令：如無動靜，不得進入他的房間；否則嚴懲不貸。時間不斷地過去，警衛人員卻始終不知該怎麼辦。晚上 10 點，郵件送到。一名警衛以送郵件為名大著膽子走了進去，這才老遠看見斯大林躺在小餐廳的地板上，舉著右手，他似乎尚未失去知覺，但已不會講話。看來是听到了腳步聲，便勉強舉起手來求助。“斯大林同志，您怎麼啦？”“要不要叫醫生？”回答是含混不清的“茲……茲……”聲。地板上擺著一塊懷表和一張《真理報》，表上的指針指著六點半。一問一答之間，兩三分鐘過去了，斯大林忽然輕輕地打起鼾來，好像是睡著了。幾名警衛將斯大林抬到大飯廳的沙發上，開始四處打電話。先是打通了馬林科夫的電話。大約半小時後，馬林科夫給警衛人員回電話：“我沒找到貝利亞。”又過了半個小時，貝利亞來電話說：“斯大林同志的病情不要對任何人講。”

一個小時過去了，沒有人急于救助生命垂危的斯大林。只有警衛人員坐在床前等待著。到夜里三點鐘，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才來。他們問斯大林情況如何，這時病人躺在床上，發出輕微的鼾聲。貝利亞沖著警衛一頓臭罵：“你干嘛大驚小怪的？主人原來睡得挺好嘛。咱們回，馬林科夫！”貝利亞不听警衛的解釋，說：“不要大驚小怪，不要打擾我們，也不要驚動斯大林同志。”然後揚長而去。

74 歲的斯大林穿著尿濕的褲子躺了 4 個小時(小便已失禁)，被他的戰友們宣布“睡得很好”，他沒有得到任何救助。

警衛人員總覺著不大對勁，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再次給馬林科夫去電話。於是，赫魯曉夫在早上七點多鐘來到別墅。他詢問了斯大林的病情，並說醫生馬上就到。醫生是在八點半至九點之間到的。

這裡有個重要的細節值得注意。3 月 1 日凌晨，斯大林送走客人後，對當日值班警衛說了一通完全出人意料的的話：“你們統統去睡覺吧，我什麼也不需要，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用你們。”(這位警衛名叫赫魯斯塔

廖夫，他在3月1日上午10點交班後即離開別墅)赫魯斯塔廖夫當即把這個指示傳達下去，大家感到又驚又喜，“主人”從未發過這類指示，通常是問你：“想睡覺”並用眼楮從頭到腳盯著你。誰還敢睡？今天真正破天荒頭一遭，于是一個個放心大膽，倒頭便睡。

人們永遠無法知道當天夜里，斯大林緊閉的內室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但只有兩種可能：一、斯大林失去理智命令大家睡覺，恰好那天夜間他突然中風……二、赫魯斯塔廖夫在某人的授意下將部下都打發去睡覺，好讓他或者別的什麼人有機會與領袖單獨在一起……

赫魯斯塔廖夫本人或者別的什麼人是否潛入了無人看守的房間？是否給酒後熟睡的“主人”打了一針？這一針是否引發了中風？是否“主人”醒來後感到一陣頭暈惡心，試圖自救，卻只能走到桌子跟前？這一切都是推測。若果真如此，則四位戰友(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那驚人的大膽就不難理解了：他們得知此事後，並未及時趕來救助，對所發生的事情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並且確信斯大林已不會對他們構成威脅。

有論者認為，無論是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四戰友都是有意識地對生命垂危的斯大林見死不救。都是他們將斯大林害死的。事隔多年之後，莫洛托夫曾引用貝利亞對他說過的一句駭人聽聞的話：“我把他干掉了。”

為斯大林作檢查的醫生們都怕得要命，他們的手在瑟瑟發抖，牙醫在為其卸假牙時將假牙掉到了地上。警衛將病人的襯衫撕開，醫生在進行了全面檢查後，得出結論：腦溢血。斯大林已失語，右手不能動，左腿也已癱瘓。接下來，醫生們對病人進行了搶救：注射、在後腦勺和脖子上貼醫蛭……

戰友們將布爾加寧留在病人身邊，驅車前往克里姆林宮。據日志記載，3月2日上午10時30分，貝利亞、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來到斯大林辦公室。隨後，失寵的莫洛托夫、米高揚、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中央主席團委員也來了——開始在斯大林的辦公室里瓜分他的權力。此後，貝利亞、馬林科夫和膽子大了起來的伏羅希洛夫、米高揚又驅車前往別墅。

根據日志，當晚九點半，他們又在斯大林辦公室開會，繼續瓜分權力。早上又去別墅。天天如此。

盡管如此，奄奄一息的斯大林對他們說來還有用處。一位在場的醫生後來寫道：“馬林科夫暗示我們，他希望醫療措施可以使病人生命延長相當一段時間。我們都明白這裡說的是為組建新政權和準備社會輿論所必需的時間……斯大林偶爾呻吟兩聲，只有那麼短短的一瞬仿佛他用理性的目光掃視了一下周圍的人。伏羅希洛夫便說：‘斯大林同志，我們在這兒，都是你的忠實朋友和戰友。你感覺如何，親愛的？’但那目光已無任何表示。”

莫洛托夫說：“我被叫到別墅……他的眼楮已經閉上，當他睜開眼楮想說點什麼的時候，貝利亞就跑到他面前吻他的手，葬禮後貝利亞哈哈大笑道：‘科學泰斗，哈哈。’”

赫魯曉夫說：“斯大林一發病，貝利亞就罵罵咧咧，直挖苦他。可只要病人臉上出現恢復知覺的跡象，貝利亞便跑過去，跪在旁邊，吻起他的手來。”

斯大林之女斯韋特蘭娜是正在上法語課時被叫到別墅的，她回憶道：“臨死之前的痛苦掙扎十分可怕。大家眼看著這種掙扎使得他透不過氣來。在某一刻，看來是在最後一刻，他忽然睜開眼楮，掃視了一下站在周圍的人，這目光令人不寒而栗，不知是神經失常的目光，還是憤怒的、充滿了對死亡的恐懼和俯身向他的陌生醫生的恐懼的目光。這目光在剎那之間掃視了一下所有的人。這時，他又令人感到費解和可怕地忽然舉起(可以活動的)左手，不知是朝上指著什麼地方，還是在向所有在場的人發出威脅。手勢令人不解，卻是帶威脅性的。而且不知道他那是針對誰、針對什麼……”

她還寫道：“只有一個人的舉止簡直有些不成體統，這就是貝利亞。他極度興奮，那張本來就招人討厭的臉不時因使他膨脹的私欲而變得不堪入目。他的私欲是圖虛榮、殘暴、狡猾、對權力的渴求……在此重要的時刻他竭力做到既不要狡猾過度，又不要狡猾不足！他走到床前，久久凝視著病人的臉，父親偶爾睜開眼楮但看來並無知覺或者是意識模糊。於是貝利亞便緊緊盯住意識模糊的眼楮，他希望在這裡也是‘最忠實、最忠誠的’……這是個絕妙的狡猾廷臣的現代典型。他身上體現了東方式的奸詐、諂媚和偽善，連父親這樣不會輕易受騙的人也被他所蒙蔽。”

眼下，貝利亞的本性已暴露無遺，他已很難克制自己。不光是斯韋特蘭娜，許多人都明白是這麼回事。但大家都怕他，都知道值此斯大林彌留之際，全俄國再沒有人握有比這個十分可怕的人更大的權力和力量。

3月5日晚上9時50分，在位于莫斯科近郊孔策沃的斯大林別墅，斯大林停止呼吸。貝利亞第一個跑到走廊上，人們聽到了一個掩飾不住喜悅心情的高聲呼喊：“赫魯斯塔廖夫，來車！”（又是這個神秘的赫魯斯塔廖夫！）

貝利亞匆匆去了克里姆林宮，其他領導人也隨後趕到。在這裡舉行了斯大林去世後的第一次中央主席團全體會議。時任《真理報》主編的德·特·謝皮洛夫應邀列席會議。據他的回憶，斯大林坐了30年的首席圈椅空著，沒有人坐，馬林科夫和貝利亞相對坐在首席圈椅的兩邊。貝利亞顯得興高采烈。沒有正式的主席，但馬林科夫的新角色是數日來在斯大林的病榻旁講好了的，于是大家都對著他說話。他也對會上的發言加以總結。會議決定由甦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立即起草《告全國人民書》，並成立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治喪委員會。

後來舉行的幾次會議，決定由馬林科夫出任部長會議主席，貝利亞、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為副主席，卡岡諾維奇任第一屆主席；決定中央主席團從25人減為10人。貝利亞分管由國家安全部和內務部合並而成的內務部，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長，布爾加寧任國防部長。

全國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哀悼活動。

孔策沃別墅的全體警衛和服務人員連同家人均被趕出莫斯科。有幾位去找了貝利亞，要求別發配至外地。貝利亞指著地面對他們說：“你們不想到外地去，就去那兒吧。”那個赫魯斯塔廖夫身患疾病，不久即一命嗚呼。自此，斯大林別墅人去樓空，風光不再。

人們在了解斯大林之死經過的同時，不免會對四戰友的行為感到困惑不解。為什麼他們在被驚慌失措的警衛人員叫醒後，沒有吩咐馬上請醫生？警衛在發現斯大林躺在地板上時，為什麼沒有立即向醫生求助？寶貴的搶救時間被白白地耽擱了！的確令人費解。

警衛的行為在斯大林去世之後不久就有了答案——領袖成了自己制定的體制的人質。根據貝利亞所批准的條例，未經他批准，不許醫生接近斯大林。這一防範措施是在斯大林的私人醫生維諾格拉多夫教授被捕之後采取的。因此警衛和服務人員均不敢叫醫生。

四戰友的情況則比較複雜，直到今天仍沒有圓滿的答案。但至少有一種解釋。一是貝利亞簽發的條例也適用於主席團常務委員。誠然，這個解

釋經不起推敲：為什麼貝利亞不利用自己的權力把醫生叫來呢？第二種解釋是，貝利亞剛剛與一個女人鬼混過，滿嘴酒氣的他，沒有發現斯大林正處於危急狀態。但是，考慮到躺在地板上的斯大林的身體狀況，這種說法讓人很難信服。況且，貝利亞當時還把警衛訓斥了一通。

據斯韋特蘭娜分析，斯大林的衛隊長弗拉西克將軍和私人秘書波斯克列貝舍夫以至維諾格拉多夫教授之先後被捕，均與貝利亞有關，是他從中作祟的結果。毫無疑問，像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貝舍夫這樣的老人完全可以無須通知政府就立即發布命令，醫生也會立即趕到。有論者認為，斯大林犯病、治療直至去世的全過程，均由貝利亞一手精心策劃和導演。

也有論者認為，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克里姆里宮醫生案件”實際把矛頭對準了貝利亞。貝利亞別無退路，只有與斯大林一決雌雄。于是策劃了這起難度很大、技術上卻很高超的針對斯大林的陰謀，斯大林是被謀殺的……